

福建通志

第陸拾貳冊  
列傳

福建列傳卷十二

宋九

朱熹字仲晦建陽人本字元晦後自以爲元著乾四德之首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本貫徽州婺源父松字喬年號韋齋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登政和八年進士授政和尉外艱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用薦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於尤溪之寓舍故幼名沆郎能言松指天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同安簿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嚴禁婦女之爲僧道者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阻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卽位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

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訓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寇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墜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敵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餉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黨之淺深

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之使其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有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巳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巳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

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  
 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  
 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尙壅倂幸之勢方張  
 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  
 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方之道皆未  
 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  
 元促就職既至洪适爲相復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陳俊卿劉珙  
 薦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  
 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尋丁內艱六年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  
 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有  
 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嘉以改秩畀祠皆  
 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於義未安再辭上意愈堅酒廩  
 元年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

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龔茂良以熹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矣至郡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發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鄴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

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閒竟日乃反立周濂溪祠以二程子配別立五賢堂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明年詔監司郡守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各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墾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兵民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招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幸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



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經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  
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  
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列郡  
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舒然後可以禁其  
苛斂責其寬恤所謂治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  
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  
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  
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  
與傳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  
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  
於私讐之鄙態下則相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  
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  
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



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熹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諫臺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熹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卽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

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庭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滑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

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餽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國家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抹荒利害如州縣早湯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豫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重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所對奏劄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闔門投進熹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

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上悉從其請熹初拜受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厲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減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敷惟慮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此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揀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

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則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効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在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除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憲未行熹行部訟者

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驚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觚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鄭丙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熹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侍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



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  
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  
主簿同行推託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  
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  
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  
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  
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之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  
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  
而思之無乃燕間蠅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  
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能去其根一念  
之頃公私耶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  
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  
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讓說殄行而未



免譏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集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熹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時曾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存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以足疾旬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熹以疾在告栗遂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

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殊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時上意方嚮熹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援以前江西之命因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改秩既出特恩其後案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涯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熹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未幾轉熹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熹再辭初熹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遂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